



蓝光突击队

世界特种部队秘闻



纪实文学丛书

詹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5
2737



蓝光突击队

——世界特种部队秘闻

纪实文学 4

詹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蓝光突击队

——世界特种部队秘闻

陆军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常州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30,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书号: 10141·1137 定价: 1.40元

责任编辑: 李荣德

绿色贝雷帽、箭与剑交叉的标志，美利坚合众国特种部队的象征。
它创始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题 记

目 录

- 1 绿色贝雷帽部队与
伊朗人质危机
- 43 绿色贝雷帽部队与
山西美军战俘事件
- 97 绿色贝雷帽部队与
喀布尔政变
- 151 绿色贝雷帽部队与
罗马劫机事件

第

绿色贝雷帽部队与

伊朗人质危机

德黑兰：1980

不知不觉中，他感到了一股冲动，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怎么回事？丽莎不在身边，周围也没有那些个勾魂摄魄的小姐，不可思议！

炽热，猛烈，迅速……一刹那，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今天怎么啦？在这样一个时刻，竟……他闭上眼睛，竭力想象各种恐怖场面。有一本杂志上说过，恐怖的幻觉对中枢神经的兴奋有压抑作用。一条两米来长的眼镜王蛇呼呼地向他

吐着红丝丝的舌叉……非洲猛狮张着血盆大口……来……
越南游击队埋下的竹签把他从脚眼穿到头顶……印第安土人
举着刀要挖他的心……

吓，还真管用。他直下。真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他松了一口气，生理上的平衡开始恢复。

心里的天平却无法平衡，他隐隐地在大脑皮层深处感觉到了一种异常，闪闪忽忽而又不可名状，模模糊糊而又似曾相识，什么东西？

发动机的轰鸣打断了他的朦胧思绪，塔台已经发出放飞的信号，轮胎在吱吱作响，他，他的座椅，他的部下，以及周围的一切开始向前滑动，腰粗膀扎灵鹫似的C—130军用运输机哼哼哈哈地爬上了主跑道。

他问心有愧地朝身边扫了一眼，好象真干了什么风流事，担心已被别人看见。还好，并没有出现让人难受的目光。低调色彩的机舱里灯光半暗半明，颇有点阿拉伯古山洞的神秘气氛。他的部下们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别装蒜了，他暗忖道，他知道，他们的眼睛闭着，但感官并没有休息，周围任何动静都躲不过他们。只要他轻轻给个口哨，他们准能从座椅上弹起来，并在0.6秒内拔出手枪。第一发不少于九环，第二发必定是十环，以后各发更不得少于十环。这是他——直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的美军第314特种部队的司令官的要求，这要求也清清楚楚地印在由他编写的教科书上。

发动机开始咆哮了，飞机猛地向前冲去。即使是在密封舱里，也还能感觉到螺旋桨撕打空气的尖叫声。达到最大推力了，是时候了，拉！他下意识地默念道。这种型号的运输机，他开过一百多个飞行小时。

抵消了最后一丝地心吸力，C—130终于腾空了。离地动作漂亮，可以给满分。看来，迪克这家伙这次还算帮忙，人选似乎不错。唉！为了这些空军与海军的装备和人选，每每都要打不少嘴皮官司。特种部队自己有直升飞机、装甲车、轻型坦克和高速炮艇，但那只供短距离作战用，一涉及跨国，甚至跨洲的重大行动，必须借助于空军和海军的交通工具和作战装备。命令由最高军事机构下，空军和海军的长官们当然只好执行。但对特种部队的使命，他们总怀有一种嫉妒心理：你们不也是一个脑袋两条肩膀，再加一身绿军服。凭什么得借给你们最好的装备和人员？！拿些二流角色、三流装备来应付一下的事也曾不止一次发生过。所以，这次能摊上这样的飞行员就算不错了。

然而，大脑皮层下的那种异常感觉还没有消失，多奇怪的感觉，那么遥远，但似乎又那么熟悉。是在肯尼迪机场候机楼里邂逅的那个贵夫人身边？不是！唉，想不起来。不过，以前肯定有过类似的感觉，起码是一次。

有人从后面走了过来，尽管脚步很轻，他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了。十步，七步，四步，三步，二……好，转身，要快，同时出拳，准能把他打翻。当然，这只是他大脑里的本能反应，眼下在这机舱里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上校，总部来电，通报气象情况。”

一名空军少尉递给他一个薄卷宗。他伸手拧亮了头顶上的小灯，打开卷宗，飞快地扫了几眼。

“这么说着落点天气不错？”

“是的，上校。”

“路上情况怎么样？”

“五分钟前接收到的卫星云图表明红海南端有股风暴。”

“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我们迟到。”

他把卷宗递给少尉。

“不会的，卫星每二十分钟给我们传递一次气象资料，我想我们可以避开它。”

上校关上了小灯，机舱里的光线又复暗淡，去你妈的异常感觉，别疑神疑鬼了，还是休息一会吧。身后是连续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模拟训练，前面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搏斗。眼下又是漫漫的旅途。还不该休息一会儿？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大概进入红海空域了吧！C—130的最大时速为六百一十公里，飞出红海还要有些时候。睡一会吧！上校闭上了眼睛。这时是1980年4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十九时。

二

华 盛顿。五角大楼地下二百米深处的美国军事指挥中心。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从头到脚，笔挺精致的将军制服已被一身迷彩野战服所代替，似乎此刻不是趴在仪器闪烁彩光的指挥台前，而是伏在泥泞潮湿的前沿战壕里。助手们都知道，这是将军的怪癖，每遇重大的军事行动，尤其是由他直接指挥时，他都要换上野战服。

“老弟，这儿不是越南丛林，你大可不必如此，”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不止一次地嘲笑过他。布朗实在不能理解，在这宽敞，明亮，气温宜人，一尘不染的超现代化地下指挥

中心里，这位将军为什么非穿上这花里胡哨的玩艺不可。

“我自有我的理由，”将军回答道。私下，他曾对他的助手说过：“每每我穿上野战服，就会有一种亲临前线的感受，一种与我的士兵混在一起的感受。这可使我头脑更清醒，反应更敏捷。”

一杯咖啡已经失去了热气。从它出现在那儿起，将军根本就没碰过，他没有这个心思，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碰它。此时此刻，他是这个地球上责任最重的人之一，因为他正指挥着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去进行一场神秘的战斗。

在二百英里的外层空间，两颗侦察卫星正以同步速度，分秒不漏地监视着这个地球上的一块多事之地——中东。部署在该地区上空和印度洋上空的这两颗通讯卫星可以把那儿的风吹草动传进琼斯将军的耳目之中。

在阿拉伯海湾上空和西面一个与美国友好国家的空域里，两架E-3A预警飞机正背着它那个闪闪发光的巨大圆盘，哼哼哈哈地来回转游着。可别小看这个外貌呆傻的家伙，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最先进的电子设备，电钮一按，身下近百万平方英里内的飞机，导弹，轮船，甚至潜艇，休想逃过它眼睛。

在印度洋及波斯湾海域，一支由二十七艘大小军舰组成，包括“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强大舰队早已进入戒备状态。为了迷惑对方，早在两周前，这些军舰就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习。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的飞机和电子干扰部队也虚张声势，积极活动。俄国人在这里有强大的电子监听系统，一定要把他们搞懵。

巨大的电子显示器上的一个红点亮了，话筒送进一个助手的声音：

“将军，现在接近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二时。‘绿色巨人’该起飞了。”

“西面的‘大力士’情况怎么样？”

“一切顺利，已经绕出亚丁湾。”

“‘青蛙’小组是否有新的报告？”

“半小时前兰利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的通报说一切正常。”

“俄国人是否有异常动静？”

“没有。”

将军略一沉思，便断然发出命令：

“‘绿色巨人’起飞！”

天上、地下、海里，东、西、南、北，一张恢恢大网已经织好，无懈可击了！

这是一张钢铁的大网，囊括了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目前，它正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朝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压过去，压过去！这一次，它瞄准的目标是伊朗首都——德黑兰。

德黑兰从来就是美国的亲朋好友，这次为何突然对它大动干戈？让历史的日历往回翻几页吧。

三

地 处亚洲西端的伊朗，疆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划，搞起了一场军事政变，把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赶下了台，而让

流亡国外的巴列维国王复位。巴列维国王自然感恩戴德，从此，伊朗便与美国结成了亲盟。

无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经春秋，巴列维王朝越来越不得民心。终于，到了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从国外迎回了宗教领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

当年美国人策划政变，扶巴列维上台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巴列维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高压统治的暴行更是历历在目，旧仇新恨，岂能罢休！伊朗人对美国当然要反目。

谁知美国人还偏不识事务，王朝岌岌可危，它还死抱住不放。国王气息奄奄，它用专机送去美国治病，还派出官员到德黑兰上下活动，进行游说。

伊朗人愤怒了。宗教领袖宣布：“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于是，本来就被这动荡的局势弄得心惊肉跳的美国驻伊朗外交官们便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这个初冬的上午迎来了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时刻：

上午十时，五百多名伊朗学生又一次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条大街上集会，以庆祝反国王的学生运动爆发一周年。最近这些日子里，这样的集会频频发生，而且多在美国大使馆边上。留驻在使馆里的外交官们恐慌不安，但他们除了在心里祈祷上帝保佑平安外，别无他法。

不一会，集会的学生开始向西行进，女学生打头，男学生跟后。他们气势雄壮，高呼口号，使馆里的人站在窗前密切地注视着。

上帝保佑！他们到底没有进来抓人的意思。女学生已经

从使馆门前过去了。看来，这又是一场虚惊。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跟在女学生后面的那些小伙子们突然一个转身，潮水般地朝使馆大门扑来。

使馆门口通常由几名腰佩手枪的伊朗警察站岗，但一眨眼的工夫，就不知躲哪儿去了。守卫在院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见势不妙，立即扔出防暴催泪弹，并把大门锁死。

看来，这些学生不是书呆子。其中，还不乏绿林高手。只见几个汉子腰一弯，腿一蹬，转眼就翻过高墙。门被打开了，学生蜂拥而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使馆内的所有美国人，包括两名正在伊朗外交部里办事的外交官悉数被扣。他们被反剪双手，向隅而望，有的头上还蒙上了黑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一一·四”人质事件。

经过斡旋，伊朗释放了其中的妇女和一些黑人，但剩下的五十三名则严加看守，形同囚犯。伊朗提出的条件是：用正在美国治病的巴列维国王来换人质。如果美国拒绝，这五十三名美国人将作为间谍而受审判。

白宫犯难了，巴列维是万不能送回去的，这样会使美国的“民主政治”声誉扫地。而人质也必须救出来，但怎么救呢？你听听那些学生说得多可怕：“如果你美国想搞小动作，我们立即把人质杀掉！”这可不仅仅是恐吓，美国相信这些学生说得就做得出，棘手，真棘手！

巨大的官僚机器被迫开动起来了。美国一方面求亲托友，寻找一切关系到伊朗进行游说，另一方面逐步对伊朗增加压力。十二月初，以“小摩”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支特混舰队开进印度洋，会合早已停留在那儿的“尼米兹”号航空

母舰，扬戟操刀，剑拔弩张，虎视眈眈地盯着德黑兰。

各方周旋，无济于事，美伊关系进一步恶化。一九八〇年三月，美国与伊朗断交并宣布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人质问题陷入了无底深渊。

卡特总统走投无路，华盛顿的鹰派呼声大振，难道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竟受制于区区伊朗？既然光明正大的不行，为什么不能来点小动作？

其实，小动作早就在搞了，就在人质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卡特总统就首肯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一个应急方案：必要时，使用特种部队去把人质抢回来，而且，不管外交桌面上的谈判进行得多么热烈，特种部队以抢救人质为目标的模拟演习在美国东部的一个秘密基地里始终在紧张地进行着。负责组织这支特种部队并指挥这些演习的正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将军命名这支特种部队为“蓝光”突击队，行动的代号为“骠骑兵”。此刻，公元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二时，他的“骠骑兵”已经骑上“追风马”，正向德黑兰扑去。

四

上校醒来了。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入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除非在家里睡在老婆身边，否则，不管何时何地，你只能半个脑袋休息，半个脑袋警戒。”

那个少尉又给他送来了卷宗，扫一眼，进展似乎都不坏，气象卫星预测到的风暴被躲过了；与他的部队配合行动的直升飞机“绿色巨人”已经从“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了；

潜伏在德黑兰的中央情报局“青蛙小组”已经作好接应准备。一切都按计划在进行，有条不紊。

“我们到什么地方了？”

身后的查林中尉低声问着。

“大概是在阿拉伯海上空。”

身高马大的黑人少尉罗里斯瓮声瓮气地答道，他的鼻梁有点歪，而且向下塌得厉害，明显地阻塞了鼻孔。三年前的一次格斗训练中，上校一个右勾拳打了他个满脸开花。从此，罗里斯的鼻梁再也没弹起来。

“唏……嘘……”那边不知谁低声吹起了口哨，人人熟悉的曲子：“蓝光凯旋曲”，这支特种部队的队歌。

上校不为人察觉地皱了一下眉头，他喜欢这支部队，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支柱。但是，他不喜欢“蓝光”这个名字，更不喜欢“蓝光凯旋曲”。你难道不觉得它太俗气一点了！“蓝光”呀，“霹雳”呀，“闪电”呀，早已被惊险小说和打斗电影用滥了。然而，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定的名，他无权改变。

他无权改变它，但他可以不喜欢它。在部下面前，他坚持称这支部队为“门格斯”。门格斯是什么意思？几个中尉和少尉查阅了“韦氏大词典”和“大英百科全书”，结果发现它除了表示一个古老的英格兰姓氏外再没有其它的意思了。

它有意思，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在这支部队里知道这个意思的只有两人，上校本人和他的副手马丁中校。在全美国，知道“门格斯”的也剩不多几个了。它涉及到十多年前，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一段最不为人知的机密，也蕴涵着一个令人心碎，不堪回首的故事……

十五年前在越南战场上时，上校还只是一名上尉，一名特种部队的上尉。他的真名叫尤金·麦克白斯（这无疑使他走到哪都带有一种悲剧色彩，麦克白斯是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斯》中的主角），但上上下下都叫他“蝎子”。东南亚丛林中的蝎子以凶猛，剧毒而使人毛骨悚然。他就是这样一条“蝎子”。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刚毅坚强，处事果断，很为他的上司，也就是那支部队的司令官门格斯赏识。

“美国大兵中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有半只‘蝎子’的本领，这场战争我们早赢了。”门格斯时常如此感叹。

然而，这场战争悲剧注定了美国大兵（特种部队也不例外）的悲剧的命运。“鬼怪式”战斗机，B-52轰炸机，化学武器，重点进攻，直升飞机战术，战略村，能搞的都搞了，但对那些擅长于游击战的越南人，美国大兵和南越政府军还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之下，军事当局便把宝押在特种部队身上，指望特种部队能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创造奇迹。

美国特种部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在蒙大拿州的哈里逊堡，美军成立了它的第一支特种部队——第一特种作战旅。罗伯特·福莱德里克少将任旅长。

应该说，在最初的日子里，美国军方对特种部队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对究竟是否有必要成立这样一支部队，军方领导阶层内很有争议。但是，特种部队的先驱——英国的“哥曼德”部队的巨大成功到底促使美军第一支特种部队出世了。

第一特种作战旅很快被投入战斗并迅速立下了令人瞩目的战功。兰德风萨高地一战，第一特种旅的健儿浴血奋战三

十天，全歼德军一个师，为主力部队打通了北上的战略通道。后来，第一特种旅又被空投到法国战场，专门对付德军的党卫军别动队。别动队被打得惊呼：“碰上了美洲魔鬼。”

由于军方内部的分歧，这支部队不久以后就被解散了。但是，象征这支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和箭与剑交叉的标志却从此延续了下来。在尔后的岁月里，虽然美军特种部队屡遭挫折几经起落，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魅力始终不减。

进入五十年代后，美国又开始使用小股特种部队在东南亚的丛林中进行反共特种战争。在柬埔寨的沼泽地旁，在老挝的森林中，在越南的山谷里，这些身着迷彩服，面涂伪装油的特种军人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干下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绿色贝雷帽”这个既讨人喜欢又隐隐使人生畏的字眼开始出现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报刊上。

但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真正卷入还要数那场令人沮丧的越南战争。当时，正规军对越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一筹莫展。于是，不知五角大楼哪位将军搞出了一个“以特种战对付游击战”的新战术。上万人的特种部队被派到了越南，“蝎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年“蝎子”二十九岁，挂上尉衔。在踏上越南的土地前，他曾在南美洲的一个亲古巴的小国的丛林中活动了几年，指导反共的游击小组对政府进行骚扰。虽没成什么大气候，但也着实给了当权者不少苦头。由于活动出色，他曾两次得过国防部的嘉奖。当美国特种部队正式卷入越南战争时，“蝎子”作为“优秀分子”被选中。长官们指望靠他这样出色的“丛林游击专家”去铲除那些神出鬼没的越南游击